

CHUN XI
春昔

夏风颜◎著
Xia Feng Yan Zhu



紫色年华工作室
紫色优品
专属出品

七堇年同门师妹夏风颜再创青春图书畅销奇迹

《紫色年华》携手榕树下、晋江文学网倾力打造中国版「娜娜」

Vivibear、彭湃、韩十三、王臣、苏善生、源远
新浪读书、腾讯读书、搜狐读书、榕树下、晋江文学网……联袂推荐

湖南人民出版社

春惜

夏风颜◎著
XIA FENYAN ZHU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惜 / 夏风颜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38-7330-8

I. ①春…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9071号

春惜

夏风颜 著

出版策划: 胡艳红

责任编辑: 胡艳红 曾诗玉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王雄成 杨小刀

装帧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罗春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330-8

定 价: 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与你说些话。

很多时候我在想，该如何对你说。这序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被我夹在你送我的本子里，某日深夜从梦中醒来，随手写下。对象是你，并未打算给你看，现在却要给一群人看。

记得。

我在想，过往的记忆胶片里留下多少美丽，又留下多少灰色的不愿被揭开的伤疤。“红尘繁丽，不诉离伤。”有些人，有些事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走过了，你的记得与缅怀是一座沦陷他们的坟墓，你该如何做到忘记……

我们的初遇，是你站在我的面前，我却突然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我们的相识，是我夜半被梦惊醒，按捺不住内心的激越，一口气跑下五楼，敲响你寝室的窗户，我们深夜在楼道里侃侃而谈。我们的相惜，是你写下了一个剧本，我们一起把它搬上舞台……

这真是一段奢侈而难忘的青春。你我在生命的轨迹中都曾遇到过最重要的人，而后选择遗忘或者放弃。你还和她有联系，而我却做不到。我不会忘记成长之痛，所以我选择遗忘之后再重新拾起来，重谱一段被苍白的记忆湮没了的时光之曲。我要将它传颂。

记得。

我记得你说过的话，写过的文字，唱过的歌，苍白指尖上剥落的黑色指甲油。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剧本，开场白我依然记忆犹深。剧中的女孩仿佛是我，是你。

你看见了吗？镜子中另一个你。

我们的感动与纯真源自《世界上另一个我》的“娜娜”。Black Stone、莲、Glamorous Sky……

记忆的伊始是你，穿黑色的小礼服，白T恤，红色的匡威鞋，耳朵上七个穿刺，分别承载着不同的回忆与痛。你还是那个烟花少年，听着Green Day，唱着声玩的《艾玲》。

回忆远去了。现在的你，不再看安妮宝贝，不再听朋克摇滚，不再穿破洞仔裤……你说，人要驯服，要向命运妥协。

写下这篇小说不过是为了纪念。有我的影子，亦有你的。你或许看，或许不看——我猜你看过后只微微一笑，不置一词。

是的，你已不会再用“青春”来给自己贴标签，而我也羞于说出我是个文艺青年。我们都在用非常世俗的方式来改变示人的方式，仿佛过去的种种就是一个羞耻与幼稚的所在。我们都长大了吗？

记得。

记得生命中的那些点滴美好。记得我们的恩慈与伤怀。记得合作的第一部剧也许是惟一一部剧。记得说好的要合写一本集子然后用所得的稿酬做路费去京都看樱花。记得要去东京看至爱的青春大人的live……

记得记得记得……

记得你的松田君与我的安藤君。记得你生命中的Hide君与Yoshiki。

记得我们是美好并懂得珍惜的女子。记得一生奉献时刻眷恋。

记得喜讯与风颜。

记得我们会拥有美丽如夕颜的爱情。记得我们终相忘于花树下。

目录

第一列 空城

002

第二列 流年

019

第三列 暗涌

053

第四列 扑火

086

第五列 邮差

120

第六列 色盲

147

第七列 蝴蝶

184

她所想象的境域，云海如蒙着雾气的瀑布一泻千里，仿似时光的倒流。暗沉的黑深郁的蓝苍茫的白渐次将近，天际一条虚幻光线笔直漫延，贯穿着高贵神圣的法典，引入圣灵指示。

那无限幽郁的蓝哪，静静流淌在华贵深沉的夜衣表层，其间点缀苍白寂寞的云朵，覆盖蓬莱仙境般的孤独水域。

她说，黑夜来临，光在潜伏。

黑夜的地方，就会有光。

第一列 空城

◎ 我寻找你，看见天敌。

①

她站在灯下，看见她的身影。

她从暗中走来，周身被浓郁的黑包裹。依旧是一袭瀑布般垂坠的长发，刘海整齐而密集地遮住额头。瘦削的下巴微微上翘，脸庞洁净，被眼影覆盖的一双眼睛桀骜而冷漠，像极了始终驯服不了的鹰。

她是天上的。仿佛海中莲悠然醒转绽放，平安轻声叹息，安然。

是在寂静的深夜发生，心境平定，不会出现瞬间的恍惚与惊喜。这细微的一声叹息心有灵犀般产生了共鸣，安然回过头，迎着风下意识眯紧了眼。如同暗蓝的夜空飞过一只黑蝙蝠，带起迅疾隐没的风，她轻轻笑了。

她们初次见面，也是这般隔绝与唐突。女孩披散长发，浓密的刘海遮住妖娆的双睫，轮廓尖削分明。她这样直接而漠然地介绍自己：安然。许安然。

这是令人难忘的夜晚，节日嘉年华。在一片欢腾喧嚣的气氛中许安然出场，像哥特教堂里的女祭祀，披散的长发覆住脸庞，一件及膝的黑色长裙，肃穆得如同参加一场规模浩荡的葬礼。四周逐渐安静下来，漆黑一片，迷离的灯光射入主场，笔直一道光束打在翕动的唇上。

她闭上眼，缓缓吟唱。咽喉深处递送的声音，优美，绵长，仿佛空荡走廊里晚风带起

的回声，将听者引入幽密繁复的古老宫殿。林平安站在阶梯教室最后一排，隔着或坐或站交叠攒动的背影注视着台上轻声吟唱的年轻女子。在她的世界里，时光是静止的，惟有歌声流传，颠簸诸多世纪。

演出完毕，许安然第一个走出现场。喧嚣与暴动继续，平安面向她离开的方向，余热未熄，身后传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喧哗与尖叫……她是今晚绝对的主角，即便离开，依然带着全场最激烈的心潮呐喊：

安然！许安然！

……

有事？许安然留意到身后的脚步声，不紧不缓，从顶楼一路跟随而下。她微转身体，打量对面的年轻女孩，依旧僵冷着一张脸。对方静静地看着她，没有回应与表示，安然微微皱眉：安然，许安然。她烦躁地点起一根烟。

林平安。女孩倏地笑了，昙花一现般迅急与美丽。

她们相识源于一部话剧。林平安是话剧社编导，创作出一部风格独特的音乐剧，急于寻找女主角，自然而然想到桀骜冷酷声名显赫的许安然。她是wind乐队的灵魂人物，架子鼓手兼主唱，而故事的女主角属她最适合。

她在走出大厅两三步的地方停下，没有转身，风吹起黑色裙摆，仿佛一片静静流动的洞庭深水，湮没了烟火气息。是没有光亮的夜，黑发倾泻而下，遮住细长白皙的脖颈，红莲花开在颈后，随着发丝的飞扬若隐若现，透着令人向往的神秘。

这是如夜般令人着迷的女子，让人望而却步，却又禁不住靠近的名字，安然。平安默默注视，她扬起的发似天际飘舞的精灵，带走一腔饱含怅惘的浮想——若我是如斯桀骜的女子……

明晚八点，你到排练室来。她紧了紧肩侧的背包，快步走下台阶。

②

她最初的动心，源于一场梦。

童年时期不切实际的幻想，体会梦游无处依傍的寥落与茫然。夏季高大的香樟树依护环绕，树叶窸窣窣在风中抖动，叶与叶之间留有微小间隙供阳光穿透，或笔直或倾斜，投得大地斑驳，好不热闹……最喜欢晴朗温润的气候，地上的花草、树木和昆虫受到晨露滋润，继而阳光普照，崭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慢慢的，太阳升至最高处，洒下一张闪着银片的无形的网，一丝一线无声无息贴合，变作花朵的筋脉，叶片的纹理，树的虬络的表

层。她在植物与泥土交互的缝隙中寻得它，对细微不值一觑的蚂蚁抱有好奇的心理。年幼的世界寻不得洞开的心迹，感情无着，亦没有可倾诉的对象。

自闭，似乎生来就有，寄存于母体，小小的身体缩成漏斗状，依附子宫内壁，跟随它的样式。一张一吸，身体微微蠕动，如同消化系统，需要慢慢适应，慢慢吸收。

叶子细细长长，边缘有瘦削的锋芒，苍郁的绿填满空间。叶片交互覆盖，一层一层，如蜻蜓柔软的身躯叠摞，失陷土地的博大幻象。一点猩红腾然绿上，分外醒目，六瓣芭蕉扇形的花叶，裹着奶酪色泽，逐步渗透其间。她将指甲印上去，看到覆在上面的阴影。

灿烂荣华的背后，总是与表象近乎怪异相持的阴湿冥默。

.....

她见到濂，甚为平静。后来慢慢回味最初，觉得是一个逃不过的劫，于幼小的自己，实是无能为力。无处躲避。叔公在耳边轻声说，这是濂，你的哥哥。

起初是封闭的苞，青绿孤静，似收拢的水仙，耐心培育，等待一点点吐露，一点点绽放。水灵的植物需花费细腻的心思，水灵的少女更甚……她在叔公的悉心照拂下，成长为扎着两个小辮穿明黄的毛衣背心红格子布裙眯眼与日光对视展颜的小小女子了。

时而快乐时而忧伤。在没有获得丰盛的知识建立完整心智前，容易受外物干扰，影响情绪，随着天气甚或一花一草的荣枯莫名喜悲。天性的孤绝甚烈，自幼照顾她的叔公看在眼里，他说安安，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你一定会喜欢上他。这便是对他最初的印象。

他的脸至为平和，周身寻不到一丝青春跋扈的痕迹，仿佛洗尽铅华的归鹤，寻得一处安栖绿湾，于晚阳下孤独站立，便能长长久久，了度此生……她的双手不禁伸出去，倘若寻得父的辛悲母的恩慈，濂，她怯生生地唤，哥哥……

如此仓促的见面，没有任何预兆。如同置身松散梦境，确是一场空荡荡的游历。安然，我觉得我生命里的空断，能被连上头尾的仅有这一次。

黑暗里对着她的背，似在面对一场无功而返的过期旅程。

③

剧本讲的是两个女孩在一次派对上相遇，女孩是观众，与朋友来看乐队走场。另一个

女孩，也就是许安然要演的是乐队的女主唱。很本色的演出。整出戏没有耗费多少成本，话剧社本身也不够重视，她这个年龄与心气的创作，这类被视作非主流的话剧，想被重视与认可很难。

海报是一张只占得半幅版面的白纸，上面竖着写两个巨大潦草的毛笔黑字，出自她的手笔，除此，没有任何背景点缀。

这是林平安的作品。亦如她给人的感觉，独善其身，波澜不惊，像一摊被白底蓝边瓷碗搁置的翡翠绿茶，需用心品，浓了或淡了都不能恰好品出它的韵味。于外人眼中，她成为被限定在框架里的印象油画，偶尔浅尝辄止联想一番，不能靠近。

很现实地说，林平安没有朋友。

每晚八点来排练室，站在过道里清楚地听见里面传出节奏感极强的鼓点。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她忽而想到鲁迅的话。

排练室在教学楼的顶楼，正值晚上九点，距离教学楼熄灯还有一个小时，这仅剩的一小时用来调整做别的事情，抽烟，或者弹一小段钢琴曲，巴赫，贝多芬，有时候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与尚·马龙。她曾在一则札记中看到对尚·马龙的评价，具有难以捉摸且令人在瞬间着迷的特质。

她微微一笑。高贵柔和的天鹅绒，荡气回肠的大漠孤烟图，汹涌澎湃的草原激流，这些都是对他音乐与天赋的赞誉。将他的音乐与雅尼、喜多郎和班得瑞比较，得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透露男性的内敛与高贵。

一位为人称道的艺术家，需有既成的天赋。秉承前者，开拓探求领域，形成一条路，是畅通无阻的。人们耽于横向比较，纵向观摩，却在横向与纵向两两延伸的十字路口找不到出走的方向……简单求乐的心应当被珍视。

晚风静静地吹，楼下陆陆续续走进走出三三两两的学生。抱厚厚的英汉字典埋头疾步赶着上自习，穿时髦短裙参加联谊party，一男一女并肩走出，男右手扶自行车，左手牵着女朋友……远处，高大的教学主楼灯火通明，自上而下被切割成无数正正方方的小格子，每个格子里透出的白炽亮光将外壁打得通体晕白，看上去像一座光影流转的琉璃城堡。

林平安选在这个时间点，预想她的排练时间暂告一段落，这会儿可能点上一根烟站在天台吹风。她打算与许安然聊一聊，征询她对剧中角色的意见，看看还有哪些地方要做修改。许安然不肯进组排练，只限定在私人排练室，关灯前一个小时抽出时间背台词，与她见面。

第三晚平安终于忍不住问，明晚可以早一点吗？

明晚不用来了，台词记得差不多。安然说着点了根烟。Black Stone，浓郁的樱桃香扑

面而来。她吸了口烟问，什么时候演出？

后天晚上。

她点点头，递给平安一支烟，说，你明晚带另一个主角来见面，我和她对一下台词。

她笑了笑说，不用了。很快，又一支烟燃起，馥郁迷人的香气熏得人要醉了。她看着缓缓坠落的烟灰，伸出手，另一个主角是我。很期待与你合作，安然。

④

她和濂坐在一个小房间，周围尽是大大小小吵闹嬉笑的孩童。那天是哪家孩子的生日，濂和她以亲友的身份做客。满桌的琳琅佳肴，水晶肘子、东坡肉、可乐鸡翅……孩子们吆喝着要喝可乐，斟满之后又不知从哪里抱来两大瓶，藏在沙发后面。还有几个动作麻利的已经一手抓着肘子，另一只手擒着腌制的鸡腿，吃得津津有味。席间仅剩她与濂未开动。

濂坐在她的身边，之前答应过舅公，席间一定照顾好这个怕生的小妹妹。

她低着头，一动不动，除了初次见面的一声“哥哥”，再没有与濂说一句话。

你想吃什么？濂柔声问她。

没有回应。在问了几声依旧得不到回应之后，濂试着拣起一只鸡翅放进她的碟中，乖，吃点东西好吗？

近在咫尺的男孩尚未长成成人的身量，连面部轮廓都是如画的生动。如同茁壮成长的树，再过几年，男子挺拔坚韧的身躯会伫立在一方土地，遵循既定的使命，憧憬着为理想与生活摹画一幅碧水蓝天。

她痴痴地望着他的笑容。

濂，你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坐在对面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胖男孩，大眼睛围着他们滴溜溜转。不等濂答话，他又粗着嗓门说，不会是你还没过门的小媳妇儿吧？哈！哈哈！

孩子们立刻大声哄笑。

一句存心的玩笑，如同一张附着目的的空头支票，只等某个恰当的时间点开出，上面会被接纳者随意填写数字，各取所需。这数字的功效，是以填充空虚的生之洞穴，亦是满足看戏者的心态。濂只是平静地笑，在孩子们的吵闹与哄笑里俯低身体，轻声问，安安，还想吃什么？

她面无表情地端起面前盛着蛋糕的托盘，整整一大块蛋糕，被切得方方正正，点缀个

中红的绿的类似樱桃与青葡萄的水果装饰，她慢慢站起身环顾一周，喧哗声渐渐变小，到最后，一桌人都一动不动看着她。

她托着盘子离开座位，走到方才寻衅的胖男孩面前，将托盘举得高高的，盯着对方一句话也不说。刚才兴师动众的孩子愣愣地看着她，她把蛋糕捧到他面前，突然绽开一个笑容，男孩低下头，傻傻的不知如何反应，就在这个时候，她将整盘蛋糕砸向他的脑袋，然后擦下盘子跑出去。

晚霞将天空渲红，云朵或聚积成繁复的花样，或凋落成一片片散逸的羽翼，落日西沉。没有日间与阳光对视时的不适，她闭上眼，仍在回味最初透着薄紫色度的一片暗沉，正如目下将晚的天色，一个个或深蓝或深紫的圆点像悬在半空中的气泡，一上一下缓缓浮动，偶尔两两相遇碰撞……这难得的美妙体验，无人历经它的诞生，潜移与覆灭。

平安。叔公说，做个好人，一世平安。

之后没多久，濂就追了出来。他的脸因担心与急迫红得似乎要溢出一轮残阳，安安，他在身后唤道，要去哪里？

转身与他对视，她的身后，整齐划一的一排排楼房，被刷成统一的白，屋顶覆盖一层排列有序的黑瓦，在白色砖墙的映衬下愈发黑得深沉。笔直的一条马路，因暮色的迫近活似一条隐于乌发里的浅色发带，混合在一起，如黎明破晓，夜幕将垂，失却黑与白分明的界限。两根长长的电线，一上一下，看不到矗立路口的水泥电线杆。马路的一边，葱翠的庄稼在风中一致伏贴，其茂盛与浓密，将深深浅浅的沟注覆于地面，制造出一片整洁繁荣的胜象。

这是朴实的乡间晚景。仿似欲沉沉安睡的老人，谦然而悯怀地看待浮生。

濂注视了她良久，这女孩的内心仿佛住着一个成熟的少女，她隐忍又暗藏期待地望着自己。他的侧脸被落日碎晖笼罩，清秀的面庞被诗意的乡野村落衬托得脱俗而令人动容。

无声凝望，共置碧水蓝天。

⑤

她们的剧被安排在主剧之后，演出时间定在晚上九点，如果前剧拖延，大概要拖到九点半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总共一小时，时间被限制得很死，十点是熄灯时间，所有演出必须在十点之前完毕。这无疑给这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话剧增添了很多麻烦。

话剧社的重心是演满三场的年度压轴剧，接连两日的公演反响十分热烈，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观众爆满，座无虚席。社里的工作人员倾巢出动，打灯光，拉横幅，给演员补妆……离第一场开幕还剩一刻钟的时候宣传部的人跑来告诉她忘了发话剧的宣传单，而且票也没有印。平安定了定，环顾四周，没有见到宣传部的负责人，平日认识的几个成员也不见踪影。回头见刚进社的新生一副焦急委屈的样子，她安慰地拍了拍女生的肩，问道，有纸吗？

有！对方反应很迅速，随即从包里掏出几张白纸。

先不要慌，她清晰地发出指令，待会儿再拉两个人来，一个负责裁纸，一个守在入口发票。

那票呢？女生不解道。

平安扬了扬手中的纸说，就用这个。你去多拿些白纸来，然后与发票的同学一道分站在大门两边，见到进场的观众就发。

她迅速将现成的白纸撕成巴掌大小的纸条，用黑色水笔写上话剧与主演的名字，摞成一小堆等着工作人员来拿。白纸黑字，亦如宣传的海报，竖着写“列衣”，在最下端写着，林平安作品。

提前一个礼拜向宣传部上报海报的制作样式，那个时候尚未确定许安然出演。是在距离公演还有四天的时候，节日嘉年华，趁她演出时拦截发出邀请。想过对方会拒绝，但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话剧无论如何也不会公演。当初她将剧本交给社长过目，并没有对它的通过抱过多希望，毕竟想要出戏的作者太多，却意外得到了社长的支持，但是只许诺公演，人员配备与资金周转要靠自己。

她从不与人拉关系，每次社里聚餐总推搪。多半大学社团的建立是为了结交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圈子，很少有人加入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做东西。她不知道和她有相同想法的人有多少，本身对结交没有兴趣。才华理想搁一边，为大众所关注的是外表的美丽，曾经有导演找她出演剧中女一号，被她拒绝了。那位导演在社里非常受欢迎，难免心高气傲，林平安的不买账让他觉得丢了面子，利用最擅长的人际关系在话剧社孤立她。

林平安的剧向来由她一手包办，导演编剧揽一身，对作品精益求精。《列衣》是她用心最深也最出彩的一部。

林导，她揉了揉酸痛的胳膊，抬起头，裁纸的女生犹豫地看着她，说，我觉得不用再写了。我刚刚留意了一下，大部分人接了票连看都不看就扔了。这样做会不会没有意义？

林平安淡淡一笑。女孩继续说道，有人说连主演都没公布的剧谁会看，我觉得，要不把主演的名字写上去，我们也很好奇……

噢，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她弯起嘴角，神秘十足地说，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演出当晚，乐队成员发短信催促她赶紧来现场。她之前未告诉同伴晚上不去演出，这是她私人的事。许安然是这样的人，孤僻，离群，时而表现乖戾，神经质。个人主义至上，不配合，不服从，完全独当一面。在她成名之后的一段转型期合作的乐队，因了她乖僻难处的性格皆不长久。但是，仍然有无数乐队想靠她成名，邀她合作，她答不答应完全凭心情，就比如在这个学校做出名堂的wind，为了她开了原来的主唱，队长只顶个头衔，所有演出走场都要事先征得她的同意。而这次的先斩后奏，完全是因为机会难得，被投资者看中可以借机签约进军乐坛。

所以队长阿南才会着急。许安然有她做事的原则，若强逼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严重的话她会一下子甩包袱走人，谁也找不到。但是这次阿南真的急了，许安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接她的人回来说，排练室的门锁着，平时她常去的几个酒吧也没找到人。眼看演出即将开始，身为队长又不能擅自离场，阿南气得咬牙道，他妈的我再也不和许安然合作！

许安然来的时候，正是第一场剧接近尾声的时候。她背着吉他旁若无人地穿过大厅一直往里走，途中经过演出的多功能厅。站在出口的几个女生见到她来，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许安然？她们简直不能相信。原本好好看演出的观众听到莫名的喊声，纷纷向出口张望，除却几个小女生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片刻的沉默之后有人不耐烦了，道，都嚷嚷什么啊，不会真以为见到许安然了吧？难不成她也慕名来看死亡笔记？！天，比张国荣愚人节跳楼还要愚人……

是……是……她……终于有一个女生最先反应过来，指着出口的右侧，结结巴巴道，我看到许安然拐进去了……随即现场爆发一阵不可思议的嘘声，原本安静的气氛因许安然的闯入一下子炸开。

许安然号称学校最神秘最大牌的人物，她与天后王菲媲美的歌声，她精通多种乐器，她的冷漠、孤傲，特立独行的装扮，身体数不清的刺青……以及非同小可的神秘背景都是那些从一岁长到十八岁生活的圈子除了家就是学校的普通学生望尘莫及的。在他们眼里，许安然是用再多言语都无法形容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奇怪的是，他们看到同龄的她没有自卑也没有嫉妒，有的仅仅是粉丝对待超级偶像的狂热崇拜与景仰……

不知谁大声说了一句，《死亡笔记》完了大家都别走，后面的剧是许安然演的！

许安然。只要这三个字，成功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先是持续好几秒的安静，紧接着尖叫的尖叫，质疑的质疑，掏手机的掏手机……且不管消息是不是真的，但有一点很肯

定，先前这部热炒了三天的主剧想要完美谢幕，是不可能了。

安然见到平安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晚了还是早了？

都不是。平安摇了摇头，你来得正好。

一路上没见到什么人，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安然从包里掏出一盒烟，依然是经典的Black Stone，抽出一支递给平安。

抽烟的时候她环顾了整个房间，四周墙壁被墨绿的绒帘覆盖，中间放置一张狭长的桃木圆桌，上面凌乱摊了几张写满字的稿纸，是导演的手写剧本。令她稍稍留意的是斜靠角落的一面严重破损的镜子。

平安静静打量对方的装束，朋克族钟情的烟熏妆，浓密的刘海覆盖光洁的额头，穿一件黑色小西服，里面配红色T恤，下面穿一条绣着暗青花文的阔脚裤，配了一双匡威红色经典款。这一身风格与上一场演出有很大差别。

等了一会儿，有人来敲门，安然问，这就出去吗？

是的。平安点点头，示意敲门的女生进来，推门而入的女孩与许安然打了个照面，“啊”的尖叫了声，接过平安递来的东西，看也不看欣喜若狂地跑出门。

两个人相视一笑。

准备好了吗？

我相信我们的默契。这一次，是她率先伸出手，我同样很高兴与你合作，林平安。

她握住她的手的时候，看到角落搁置的镜子。她看到女孩淡淡的身影，仿佛一朵开得稀薄的红莲花，一点点绽放，一点点追溯光的痕迹。

她仿佛透过这斑驳的衍生出幻象的残镜，看到两个成年女子，浓郁的黑与光洁的白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被一束光分隔，彼此对望。那束光慢慢变成一条深红的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延伸，她们站在既定的区域，分别代表各自的归属与走向……她指着镜子里两条淡薄缠绕的影子说，安然你看，这就是我们。

⑥

十二岁的时候被自称是母亲朋友的男子接走。男子有一半日本血统，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在他打算回日本之前，带走了这个故人的孩子。他说，我带你去青森。

青森在日本只算作县城，位于东北角，三面环海，与举世闻名的北海道隔海相望，境内亦有秀美驰名的白神山地。有关它的种种，彼时的安然十分陌生。也许连北海道都没有听说过，青森在她的意识里不过是一个名字，以及对它全部的幻想。她叫他，青森。

其间的三年是空白的，如同一处未有生灵问津的荒芜丛林，隔绝于险峻的断崖。和所有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样，在最后一个亲人去世之后被送到当地一家孤儿院。初来的孩子们大多内敛，怕生，充分显示作为一个弃儿的保守与自闭，许安然也不例外。

所谓的孤儿院不过是打着救助社会的幌子。掌权的一拨人倚靠政府及各种社会关系非法敛财，对孤儿这类弱势群体置之不问，轻则打骂，重则关禁闭。许多孩子承受不住身体与心理双重打击，自杀率长年居高不下。但因为这家福利孤儿院在当地根基深厚，加上受害者是一帮无依无靠的年幼孤儿，在社会上的反响并不大。

为防止内幕被暴露，孤儿院的管制十分严格，除非个别特殊情况，关在里面的孩子三年五载都不可能出去，俨然一个封闭式监狱。晚上九点准时熄灯，寝室门一律用铁链从外面锁住，手握电棍名为“训导”的工作人员半夜巡逻，发现逃逸或者随便溜达的，抓到先是一顿暴打，然后关进黑屋子。

当时的孤儿院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四人帮”，他们是一个寝室的，因屡犯纪律屡关禁闭出名。白天不按时出操，晚上熄了灯几个人凑在一起打牌，牌都是偷来的。自由活动的时间，这几个调皮的孩子背着训导蹲在操场上捡烟头，偶尔捡到一两根没抽完的烟，带回去晚上窝在被子里几个人轮流抽。每晚巡逻的训导是固定的，谁好说话谁下手重先摸清楚，摸不准就以身涉险，故意激怒对方找到突破点……那段时间几个孩子轮流关禁闭，挨打更是家常便饭，一个个灰头土脸浑身挂满了彩，但是没人敢嘲笑他们。在那些敢怒不敢言几近麻木的孩子眼里，他们的出格与大胆被看做英雄一样膜拜……但英雄也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孤儿院进来的孩子与外界断绝所有联系，除了年龄，与他们有关的一切过去都被刻意抹净。这些孩子被充当交易的筹码，以各种可观的数目标价卖出，至于被卖到哪里，卖给什么人，被卖去干什么……没有人关心。也有运气好的，被亲戚朋友认领回去，当然，前提是要付得起对方开出的高昂价格。而即便关在里面的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可利用的价值，他们依然没有得到与此相对应的待遇。四人帮的一系列行为，恰恰在无意识中昭显了这群被钉在砧板上的无辜生命的不满与反抗。

如果不是有人及时将她接走，许安然大概也逃不掉被交易的命运。她进来时盛名一时的四人帮已经解体，不过一两年的光景，其中年纪最大的得病转移别处，一个被寻来的亲戚领走，少了两个成员的四人帮再不可能兴风作浪，因为秉性顽劣不易驯服，剩余的两个孩子至今仍留在院里。

曦晨原先是四人帮的老大，四人帮解散之后他收敛了不少，然而平静的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多，因为一件事再一次把曦晨推到风口浪尖——与他同寝室的孩子死了。出事的一段时间谁也没有见过曦晨，听说他被关起来了。死的男孩叫江浩，大概除了曦晨没有人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出事的那天晚上曦晨照常带着绳子钢索从厕所的天窗爬出去，屋里只有江浩一个人，谁知夜间突检，江浩被强行摁在地上，眼睁睁看着闯进来的两个人将藏在床下的被子拖出来，烟头与酒瓶掉了一地。

他们坐等曦晨直到天亮，其间江浩没有开口说一个字，他被迫只穿一条内裤跪在一堆玻璃碎碴上，膝盖至脚踝戳出好几个血窟窿，鲜血流了一地。等曦晨照往常在天亮前准备翻窗进屋时，无论怎么使力都没办法打开，转头却见训导主任站在下面。

曦晨被带到训诫室，没有如过去犯戒不由分说先挨一顿打，对方只丢了一句写好悔过书之后再也没管他。彼时曦晨丝毫没有料到事情会败露，仍跟过去一样，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被关的一整天没有写一个字，无论对方怎样威胁与打骂，将昔日的一干违禁物品丢到面前，他低着头看都不看一眼。一直到训导主任亲自来，沉着脸对他说，你不是最讲义气的么，同伴都认了你还打算嘴硬到什么时候……曦晨这才想到江浩受牵连了。

四个人里江浩是最安分的，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和他们外出惹事。即便如此，每次出了事也跟着一起扛下，四个人总比三个人挨好，这是他说过的。他身体不好，性格弱，年纪最小，而四个人里数曦晨和江浩的感情最好。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曦晨恨恨瞪着对方，咬牙问道。

抓到了软肋，对方显然十分满意他此刻的表现，看他的目光就像看着手中随时要捏死的蚂蚁。好像他还没有关过禁闭吧？主任玩味地说。

你们快把他给放了，关他还不如关我！曦晨吼道，他妈的就知道欺负小孩子，有本事冲老子来啊……不然等老子出去了一定让你们后悔今天做的一切！别以为你们干的那些事没人知道，迟早老子要告发你们……有本事就弄死我……

他妈的还敢嘴硬！主任当即拉下脸，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朝曦晨砸去。

那一夜曦晨受到极其残忍的毒打，被打得内出血，肋骨断了两根。曦晨最终没能挺住，被折磨地昏死过去。醒来见自己躺在宿舍的床上，浑身缠满绷带，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没有见到想见的人。

后来曦晨才知道，之所以还能活着回来完全是因为江浩的缘故。江浩被强行关了两天禁闭，没能撑下去。曦晨曾经被关过禁闭，那是一段让人绝望的经历，关的地方阴暗潮湿，密不透风，地上密密麻麻爬着形态可怖的虫子。门一旦关上，什么都看不见，只感觉无边的寒冷与恐惧，腐臭的气息一波连着一波冲击嗅觉，感觉身处人间炼狱，随时都会死去。